

前言

在歷史活動中，人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不同時期哲學家的理論之下，人的角色扮演，卻有著極大的差距。哲學家從自己特有的觀點出發，去剖視「人」這個活動體時，正是設定了人以何種面目活動在歷史的舞台上。從希臘城邦時代以降，人的傳統角色一向是在大宇宙的秩序中安身立命。到了晚近，在啓蒙思潮的衝擊下，對人主體性的訴求正式浮出檯面。在主體性的訴求之下，伴隨著是對自我理性的控制，把自然加以客觀化與工具化成爲爲人所利用而非宰制人的客體。然而在強調人類對工具理性的掌握下，卻也逐漸衍生出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彼此對立的差異。在強調工具理性的背後，不斷地壓縮感性的空間，這樣的理性，並沒有帶給人類和諧的滿足，反而使人深陷異化的情境。

本論文第一章所要探討的，就是黑格爾、費爾巴哈與馬克思三位哲學家在接受啓蒙思潮的洗禮下，對人的存在與問題有著怎樣的解讀角度與轉變。

在異化的前提下，黑格爾思索著如何使人這個生命，能夠同時呈現理性與感性，主觀與客觀這些對立的成分，在個體與客體之間能達到巧妙的平衡關係。但是，黑格爾質疑過度蓬勃的人類自我理性，使得他傾向以精神來取代最終人的主體性，人依舊必須在傳統大宇宙秩序下尋求其安身立命之所，這樣的結果令年輕的黑格爾主義份子漸生不滿。費爾巴哈重新以人的自我理性去質疑黑格爾的無上宗教，找到黑格爾所偏離的切入點，以世俗的基礎來檢視黑格爾的理論，最後費爾巴哈雖然走出了自己的世俗道路，並選擇自然做爲人類寄託的對象，但是他把人類視爲孤立的個體，依舊無助於瞭解並解決社會現狀的問題。

有一位社會學家曾經做過這樣的調查：題目是如果人們有一天會像魯賓遜一樣漂流到孤島，最想要帶的是什麼？最大多數人的答案竟然是收音機。這間接說明了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人是社會的一部份，是無法離群索居的。馬克思深刻地體認到人的社會關係，不是在精神，也不是在自然中，只有在社會中，人才能真正地安身立命。除了人的社會性以外，馬克思也強調人的勞動性，人透過勞動使自己的生活獲得滿足。

第二章主要在探討馬克思如何從異化的角度來解讀人的存在與問題，以及這樣的解讀會有什麼問題產生。黑格爾以意識作爲人存在的出發點，人的生命歷程就是永不安靜的尋求，尋求空虛的自我獲得充實。在尋求的過程中，自我受到外來衝擊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狀態，就是異化。黑格爾的異化，是一種在尋求統一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混亂與不和諧，這不和諧或否定的狀態是需要被克服的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也強調追求人自我確定性的自我實現，但最終還是要統一在無限

的精神歷程下。

費爾巴哈是介於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關鍵性的人物，他的關鍵在於反駁黑格爾的純唯心觀點，並走出一條世俗的道路來，這也使得馬克思得以在這個論點上繼續發揮。對於黑格爾純粹精神的唯心主義辯證，馬克思有所接受也有所不接受。如果說黑格爾的異化便正是一個縱向的歷史進程，馬克思的異化辯證就是一個橫向的歷史剖面。在這個剖面中，馬克思強調人這個類存在的重要性，必從類存在出發，加以啓蒙理性，來檢視並驗證類存在與類存在的社會性，及類存在與客體世界的勞動性。

第三章則是探討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以及自由人聯合體所引發的爭論。建立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運用啓蒙以來的主體理性與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所建構出來的理想社會。針對資本主義中異化人的處境，馬克思企圖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原子式個人轉為聯合起來的自由人，並且打造一個聯合勞動、彼此互助的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自由社會是爲了破除資本主義的弊病——私有財產與職業分工，所推估出來的結果。自由人所組成的聯合體，使用共同的生產工具，所生產出來的產物，就是整個聯合體、社會的產物，自然也就是整個社會的使用對象。

但是正因爲過於強調計畫經濟與集體勞動這些層面，以及馬克思對人性過份樂觀地預估，落實在現實社會中，反而與馬克思的理想社會差距頗大，仍舊無法避免使人對真正的自由領域產生疑慮，這也是現今馬克思主義者所需要克服的問題。